

警察局(下)

曹明亮和杨思源接触过两次,杨思源来过霍家大院一次,他去过万义客栈一次,虽然认识,但是还听不出声音,杨思源敲门发问,他只能回答:“在,您是哪位?”

杨思源说:“我是万义客栈的账房先生。”

曹明亮知道是联络站杨思源主任来了,赶忙溜溜到脚底,鞋也没穿,赤脚走到门口打开门,笑着说:“杨先生,快进来。”

曹明亮拉着杨思源的手,走到后窗,坐在凳子上,倒了一杯水说:“这会正晒得厉害,怎么走到大晌午?还没吃饭吧?”

“吃过了,在城里聚仙客饭庄吃了肉炒别尖。”

“到了孝义,应该在我这儿吃。”

“不想给你添麻烦。”

“这回来孝义,有甚指示?”

“打听警察局在西宋庄抓回的红军高豹子情况。并想一些营救之法。”

“我也是前两天听说警察局抓住一个红军。具体情况已托县府的人打问去了,还未回话。问清情况,再想营救的事。”

“啥时能给你回话?”

“没说。你在这儿喝水,我去县府找财政科长问明情况。”

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

“不用,我会骑车子,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返回。”

曹明亮说走就走,出了门骑上思源的车子,直奔县府而去。半个多时辰后,曹明亮骑着车子返回了,一进门就感叹地说:“坏了,这家伙叛变了!”

杨思源说:“不着急,坐下,慢慢说。”

曹明亮坐下喝了一口水说:“高豹子是那个软骨头,受不了警察局酷刑拷打和金钱、地位的利诱,叛变了警察局副局长,每天背着枪游街串巷,大吃二喝。今天半前响带着二十来个警察到汾阳万义客栈联络处抓你去了。你来孝义正好躲过此劫。”

“此人心胸狭窄,爱财爱享受,虚荣心强,革命意志不坚定,叛变并不意外。下一步,我们由营救变成锄奸,从今天开始,孝义地下党,要摸清高豹子的活动规律,待机除掉他。”

“好。我们做好锄奸准备。”

曹明亮接着说:“据财政科长说,高豹子的妹子不了解他哥叛变情况,冒冒失失跑到老监里救人,被警察逮住关在老监。”

“还在老监里关着?”

“晋西游击队来人救出去了,还打死了两道门岗上的四个警察,拿走了四支步枪。”

“陆野他们来孝义救人,说明已经清楚高豹子叛变的事了。”

“应该清楚。”

杨思源咬牙切齿地说:“高豹子带人去万义客栈抓我,说明高豹子已向警察局告了密,得想法尽快除掉这个叛徒。陆野与野鸽子关系不错,清除叛徒恐怕碍于情面,这个任务我们来完成。”

曹明亮说:“关键是怎么能想法把高豹子从老监里诱出来。或者是能了解到高豹子在街上出入的规律。”

杨思源说:“一会,我进城到警察局附近的饭店了解一下情况,这个人爱财贪吃,这几天又得了赏钱,哪有不去饭店的道理。”

“我和你一块去,一旦有情况,也好好有个帮手。”

“好。我们一块去。”

两人喝了碗水,曹明亮拿出箱子里的手枪,藏在裤腰里。杨思源骑着车子,后座上推着曹明亮,从西城门进城,走西门街,路过县府,走进了警察局斜对面的德和园饭店,挑了一个靠

窗口的位置坐下,要了两个菜一壶酒,两个人坐在窗子跟前,一边喝酒一边观察警察局方向的动静。观察了很长时间,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曹明亮等得有点着急,几次站起来又坐下。杨思源看出曹明亮心急,拍拍曹明亮的肩膀说:“曹老弟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我们不论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。尤其是这种事,更不能心急。”

曹明亮说:“等这么长时间也不见警察局有人出入,确实有点心急。”

“不能着急,慢慢等着。现在还早着呢!”

掌柜的瞥见杨思源和曹明亮桌上两个菜已所剩不多,赶忙走过来说:“客官,还要点什么?”

杨思源看看来人五十来岁,长得精瘦干练,微笑着说:“菜倒不用再点,一会来两碗掐疙瘩,浇点杂酱或鸡蛋柿子。你是德和园的掌柜吧?”

“是。我叫杨福原,你们叫我老杨就可以了。”

杨思源说:“问您个事,不知您愿意不愿意说?”

“你说?”

“你认不认识警察局的高豹子?”

“听说是从红军那边过来的,还当过土客,名字就叫高豹子。你说的是不是此人?”

“是。就是他。这个人来你饭店吃过饭没有?”

“这几天每天黑间过来吃饭喝酒。”

“来时相跟几个人?”

“一般是一个人。还没见他出来吃饭带人。”

“今黑间会不会出来吃饭?”

“正常情况会出来。”

“一般在什么时辰?”

“多在天擦黑过来。你们要找他,最好到鼓楼底等着,那是他的必经之地。”

“谢谢杨掌柜,让厨房上面。”

杨掌柜高声喊:“来两碗掐疙瘩,浇点蛋柿。”

杨掌柜说:“二位客官,如果没甚事,我就忙去了。还有甚需要的,喊叫便是。”

杨思源说:“没事了,你去吧。”

杨福原说罢,转身离开。不一会,小二端上两碗蛋柿掐疙瘩,杨思源、曹明亮端起碗,噌噌吃完了面,又喝了小二端上来的两碗面汤。看看时间,太阳刚落,两人觉得时间差不多,赶忙付了钱,出了德和园饭店,推着车子到鼓楼底等着。等了不足半个时辰,高豹子穿着一身警察服,从警察局的大门上出来,站在大门口伸了个懒腰,两只胳膊扩了扩胸,

左右看看,周围没人,便向西走来,走到鼓楼跟前,杨思源掏出手枪,款款两步跨出街道,用手枪顶着高豹子的脊背,大声说:“走,别出声,到鼓楼底说话。”

高豹子一眼看出是杨思源,赶忙求饶,压低声音说:“杨政委,饶我一命,我将用终生来报答你。”

杨思源说:“你向敌人告密,背叛党、背叛红军,岂能饶你不死?”

曹明亮也掏出手枪,对准高豹子的前胸开了一枪,骂道:“叛徒,死去吧!”

高豹子身子晃了几下,仰面朝天地倒下。杨思源生怕曹明亮一枪没有结果高豹子的性命,照准前胸补了一枪。警察局局长武有年听见街道有枪声,赶忙召集了十来个警察向鼓楼方向跑了出来,到鼓楼底一看,高豹子已气绝身亡。抬头一看,有两个骑车子的从西门街向西门跑去,武有年指挥警察一边开枪一边向西追去。待追到西门时,杨思源、曹明亮已出了城,不知去向。

警察向城外野地里胡乱打了一阵枪后,返回驻地。

牺牲带

(小说连载35)

□ 白占全

杨思源(上)

击毙叛徒高豹子,杨思源跟着曹明亮回到仁坊。停下车子,杨思源说:“明亮老弟,你也是性急之人,一点气也沉不住。”

曹明亮说:“是啊,办事有点急躁。”

“做地下工作,必须沉稳,太急躁不行。今晚的行动,多亏我们骑着车子,否则,难以脱身。在警察局门前除掉叛徒,本来是不能用枪的,你却出手那么快,我还正想用刀还是用绳,没想到你的枪就响了。”

“我怕那家伙跑了,所以就扣动了扳机。”

“做事要考虑退路,以后要引以为鉴。”

“是,杨主任。”

“叛徒高豹子已除,我明天一早回万义客栈。”

“孝义警察局已盯上了你,你还是在哪儿隐蔽几天吧!”

“除掉高豹子,孝义警察局包括汾阳警察局在内,不会有人认识我。”

“虽然没人能认识你,可高豹子肯定和局长说了你的职业。只要警察到万义客栈一查,就会把你这个账房先生逮起来。孝义警察局这么一查,必然会引起汾阳警察局的注意。何况,警察也有自己的管辖范围,孝义警察局跑到汾阳地面去查人,汾阳警察局一定要问个究竟,你说,孝义警察局局长能不告汾阳的局长。”

“你说得有道理。不过,孝义警察局是突然去查的,汾阳警察局不一定能晓得,我得趁这个空档回去,如果汾阳警察局晓得情况,我就马上向西宋庄驻地转移。”

“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为好。”

“会小心的。”

两个人聊到夜深人静才熄灯睡觉。

第二天起来,吃过早饭,杨思源骑上车子回了汾阳城。杨思源没有直接回万义客栈,而是径直走到汾阳医院四层u型大楼一层外科主任室,进门踮了踮脚说:“李大夫,这两天腿疼,给我看看吧。”

“好,你先坐下。我给这个人处理好外伤给你看。”

“好。”杨思源坐在门口的凳子上,等着李成顺大夫。

李成顺把那个病人送出门,顺手闭上门说:“杨主任,您从哪来?”

杨思源说:“我从孝义回来,不知万义客栈情况,想让你去打探打探。”

“万义客栈有情况?”

“孝义警察局已清楚万义客栈是共产党的联络站,并且知道我是联络站的负责人。前天,孝义警察局未通过汾阳警察局,直接去万义客栈抓人,幸亏我在孝义,才躲过一劫。如今,叛徒已除,关键是汾阳警察局知道不知道万义客栈有共产党的联络站。”

“你就在我办公室等着。我

这就去万义客栈找王掌柜。”

李成顺说罢,脱了白大褂,脖子上套上花格领带,穿上挂在衣帽架的白色西装,戴了一副平光镜,出了医院,快速向万义客栈走去。到万义客栈时,客栈的大门贴着汾阳县警察局的封条,只有小门开着。李成顺在门口观察了半天,见院内没有任何动静,他就走进院子,院子里没有一辆马车,也不见有客人出入,他走到后面偏院,找到掌柜的王海山,李成顺问:“今天院子里怎么如此雅静。”

“警察局封了客栈,自然雅静。”

“我是杨思源的朋友,在汾阳医院外科工作,受思源委托,前来打探情况。”

“咱们见过面,前回来你来看思源,在他房间见过。”

“见过。思源回来,客栈有没有危险?”

“不好说。前天,孝义警察局局长武有年,副局长高豹子带着十几个警察来客栈点名要带联络站负责人杨思源。我说客栈过往客人很多,也不记得哪个叫杨思源。他们不信,等到天擦黑才走的。”

“没有为难你吧?”

“孝义警察局没有,因为他们目标明确,就是要杨思源。在我这儿没找到,他们也没理由为难我们。”

“他们告汾阳警察局来没有?”

“这个就不清楚了。汾阳警察局是昨天来搜查的,虽然没查到杨思源值得怀疑的东西,可是查出了到大山里活动人员的铺盖二十来卷,尽管汾阳警察局没查出来涉及共产党的人和物,可警察局仍然怀疑这些铺盖的来历不明,有涉共嫌疑。所以,就把万义客栈查封,永远不得开张。”

“这么说来,汾阳警察局可能还不知道杨思源的具体身份。”

“这可说不来,说不定哪天就来搞个突然袭击。万义客栈已查封,杨思源已不适合再回客栈,客栈危险系数太高了。”

“客栈有没有他的东西?”

“也没甚要紧的。我们过去看看有甚,你顺便给他带过去,万义客栈太危险,你告他就是再想回来也不敢了。”

“你们下一步打算……”

“你们已经被汾阳警察局盯上,继续在汾阳开客栈已不现实,我们计划收拾收拾摊子,去平遥开客栈,李万青今早晨已到平遥联系去了。”

“有需要帮忙地没有?”

“没有。一旦万青和平遥房东商量好,我们就放弃汾阳,在平遥开客栈,客栈的名字不计划变更。”

李成顺、王海山说了一会话,走到后院杨思源住处,开了箱柜,找到黑棉长袍、浅灰色单长袍、蓝色马褂、黑色裤子各一件,李成顺叠好放入皮箱,带着皮箱离开了万义客栈,回到汾阳医院。

李成顺一回办公室,杨思源

就着急地问:“万义客栈甚情况?”

李成顺说:“万义客栈已被汾阳警察局查封,原因是查出了客人寄存的二十几卷铺盖引起警察的怀疑。”

“怀疑我了吗?”

“孝义警察局到万义客栈明确点名要捉你,汾阳警察局知不知道,王海山掌柜的也说不清楚。王掌柜的意见是万义客栈已很不安全,你千万不能再回去了。你在客栈的东西给你带来,主要是几件衣服。”

杨思源沉思片刻说:“那我不回万义客栈了,车子衣服就在我这儿放着,我先去太原向省委汇报,汇报完立刻回西宋庄晋西游击队。游击队已成立,牟排已起义成功,我在汾阳联络站的使命已结束。驻万义客栈的汾阳联络站已暴露,到省委后,我建议省委在汾阳医院设立临时联络处,联络处暂你负责。”

“省委临时联络处我恐怕难以胜任。”

“我慎重考虑还是你合适,也能胜任。”

“只要组织需要,我愿奉献一切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。”

“现在。我到车站看,哪趟车先坐我坐哪趟车。”

杨思源说罢,告别李成顺,出了医院,直奔车站,正好赶上太原的早班第二趟车。天黑时,赶到大南门外南郊并州养蜂场。养蜂场场长田来平说:“思源兄,这回来一定是喜讯给省委吧?”

副场长朱静也说:“一定带来了好消息。”

省委书记刘天章听见杨思源来到养蜂场,也从隔壁房间过来说:“思源来啦,有喜讯。”

杨思源说:“有喜也有忧。”

刘天章书记说:“你详细说说。”

“喜的是牟排起义成功,顺利到达西宋庄驻地。顺路还打了吴城巡缉队,打通了汾阳到离石的通道。忧的是高豹子被孝义警察局抓获叛变,虽然此人被我们除掉了,但是汾阳联络站万义客栈已经暴露,前天已被汾阳警察局查封。”

“查封了算了,我们再找地方,关键是你安全就行。”

“高豹子已把汾阳联络站和我的身份全部告给孝义警察局,孝义警察局大前天直接跑到汾阳万义客栈抓我,幸亏我在孝义,才躲过一劫。”

“有何打算?”

“晋西游击队已经成立,永安牟排起义成功,晋西几个县的秘密地方党组织基本恢复,汾阳还成立了受省委直接领导的汾阳特别支部,汾阳联络站的使命已完成。我建议省委下一步把汾阳临时联络站转移到汾阳医院,由汾阳医院外科主任、汾阳特别支部书记李成顺临时负责。我就撤往西宋庄专心致志搞晋西游击队的工作。”

“使得。你提的建议不错,回去汾阳,你给李成顺安顿好。”